

# 跳課六十年

(參見48頁插圖)

潘重規

## 高中跳課沒有畢業文憑

近幾個月來，因榮獲諾貝爾獎的李遠哲院士歸國，掀起了一陣歡迎的高潮。李院士偶然談到臺灣大學生跳課的情況，又引起輿論傳播界的熱烈討論。「跳課」之聲，洋洋盈耳。不覺接觸我六十年前跳課的影事。談到「跳課」這句話，自自知識以來，從不曾聽過；即三十年前浮海來臺灣師範學院任教時也不會聽過。似乎這只是近若干年來一句新鮮話兒。按跳課的本義，是「舉腳」或「輕輕的走」，並沒有逃脫的意思。與其說「跳課」，還不如用「逃學」的老話，來得正確些。宋人詩云：「兒時逃學頻來此，一一重尋盡有蹤。」逃學是兒童的玩意兒，現在竟提升到大學來了。談到我的「跳課」(大家都說跳課，所以我也跟着說)，應該追溯六十年前進入大學說起。

民國十三年夏天，我在江西贛省立第四中學畢業。一個年滿十六歲的大鄉里，子身來南京投考東南大學。當時四中老學長謝季璋(煥文)先生，南京高等師範畢業後，正在補修大學學分。(因為高師改制為東南大學後，畢業學生可以補修學分，取得學位。)謝先生是贛縣人，介紹我們一羣考生投宿在鼓樓名叫興泉客棧的小旅館。謝先生時常來客棧照拂贛南考生，生活、讀書、考試各方面都極熱忱指導。有一次，謝先生共

我們同桌進餐，飯後，他單獨教誨我與人共處應當檢點的地方，使我知道做人的道理。這是我終身感激服膺師事的原因。入學考試後，由於成績較差，錄取後派入本校附屬中學高中三年級。時值新舊制中學交替之際，新制高三相當於大學預科，所以也算是一名準大學生。我在附中曾正式註冊上課，却自由任意旁聽大學部王伯沆(澄)、吳耀庵(梅)諸先生的課程。一學期過後，索性不讀附中功課，專心追隨謝季璋先生旁聽大學中文系的功課，以致犧牲了高中畢業文憑，這是我第一次跳課的代價。

## 不選必修課程不發證書

一年過去，再度投考本校，倖獲錄取中文系預科。入學後，親炙許多名師，越發顧不了校章規定，也忘記了「學毋躋等」的訓言。因此選讀和旁聽的，全是高年級的課程，如王伯沆先生的四書、杜詩、高級作文，李審言先生的文選學、韓昌黎詩，姚仲實先生的桐城文等。至於一年級的必修科，幾乎全部自動豁免。那時預科主任是理科名教授孫洪芬先生，孫主任看了我的選課表後，他說：「這怎麼成？」我說：「請問有什麼不成？」他說：「那怎能畢業！」我說：「孫主任，如果不畢業不成？」他笑地就簽下了他的大名，使我輕易地通過選課的第一道關卡。東大規定學生每學期只准選修一個體育學分，而且

必須修滿八個體育學分纔能畢業，我入學四年，從未選過體育學分。直到民國十八年夏季，我們的體育主任吳蘊瑞先生，一位溫文儒雅，愛好畫竹的教授；現任華岡文化大學的名畫家吳承視教授便是他的哲嗣。有一天，在校園偶然相遇，他忽然攔住我說：「你已經是四年級了，一個體育學分也沒有。我特許你每學期選修二學分，一學年可得四學分。雖然學制規定修滿八學分方准畢業，到時我在會議席上可建議特准你畢業，你千萬別再耽誤！」於是我在秋季開學時，勉強添選了兩小時體育。上滿一學期，獲得兩個學分。我當時懷有輕視「西洋體操」的偏見，以為每週僅在體育館上課一小時，投擲幾次籃球，跑上幾圈跑步，便輕輕鬆鬆拿到一個學分的成績，似乎和身心健康談不上什麼關係。到了下學期，又沒有選修體育學分，辜負了吳先生的好意。綜計自民國十三年至十九年整整六年，我只選修了兩個體育學分，沒有資格領取畢業文憑。犧牲畢業文憑，本來早已下定決心，正可謂如願已償，這是我第二次跳課的代價。

## 老師通融補證倖未免職

民國十九年春夏之交，家鄉遭受赤禍，粉碎了我癡迷讀書的美夢，只得應聘湖北省立高中，擔任國文教席。當時規制漸嚴，湖北教育廳長黃建中先生，嚴命呈繳文憑，違則停職。眼看一份

職業，又要被跳課犧牲掉，我只好向母校中大請求發給文憑。那時校長朱驥先先生上任不久，據聞曾開會討論。按照規定，修滿一百三十二個學分可以畢業。

我已修了一百六七十個學分，超出規定甚多。但我却缺少一年級的必修學分，例如國學概論是中文系一年級的必修課程，我沒有選修。但我選修了黃季剛先生的經學通論，陳伯弢（漢章）先生的史學通論，胡小石先生的文學概論。想來吳蘊瑞先生也寬恕了我缺修體育學分。因此，會議特准我畢業。到了民國二十年一月，學校頒發了一張正式文憑，饒倏倏未被免職，並使我度過了五六十年的粉筆生涯。回想起來，如非諸師長額外施仁，必將受到跳課的重大懲罰。

## 刻骨難忘吸引跳課兩師

六十年前跳課的情況雖已事過境遷，但兩位吸引我跳課的師長，則始終刻骨難忘。第一位是謝季璋師。季璋師修滿大學學分後，任教南京省立中學，我則就讀大學一年級。一年後，季璋師回校任中文系助教，季璋師視我如同學，我事季璋師以師禮。我和季璋師、王鶴吾先生、沈魯珍先生賃居大石橋魏宅，樓居北眺臺城鐘山，風景絕美。讀書之餘，出遊名勝。有時泛舟秦淮，或小飲，或聽曲。季璋師有「春日與石禪飲青溪酒肆」一詩云：「十年湖海飽疎氣，八代煙花縹緲愁。歌哭江南兩年少，春風吹淚滿神州。」可見當年狂態。季璋師和我有終身讀書共學之約，常以「努力崇明德，皓首以為期」二語相勉。不幸，

民國十八年春天，季璋師因肺病逝世，喪事料理畢，我獨居寓樓。其時黃季剛師從瀋陽東北大學應汪旭初師之邀，也來南京施教。季剛師大石橋住所相隔不過數十步，平時對我頗為垂愛。有一天晚飯後，漫步過我寓所，我孤燈孑影，整理季璋師粉巖詩草遺稿，季剛師看見，就提筆在扉葉上題云：

家山隔八景臺邊，啼鴉枉催歸晚棹。行跡在六朝松下，流螢空照讀殘書。

又加上跋語云：「謝君季璋之亡，予有挽辭而未致也。今於其門人潘石禪處見其遺藁，題錄以弁其端。己已七月下旬黃侃。」粉巖詩稿後交季璋師仲兄仲父先生保存，幾經兵亂，恐早化為灰燼。季璋師才氣甚高，詩喜吳梅村。記其釜水曲一首云：

釜水曲，序云：為漁人李郎妻作也。吾鄉李郎年十八，春日漁於江汜，失足溺焉。其妻哀哭數晝夜，亦於其溺處投江以殉。已未家居，聞野老道其事而哀之，為作釜水曲。

十八灘頭水流急，怪石磷磷伴劍戟。連天白浪少人行，蔽日黃塵聞鬼泣。西來釜水出其間，益城狂濤激怒端。奔流直下三千里，似倒銀河百尺瀾。李郎家居臨釜水，生涯消盡煙波裏。常臨江汜弄漁罾，獨自求鮒與問鯉。啼鴉鳴鵲處處聞，綠葉青筠伴斜暉。朝來開遍桃千樹，網得鱗魚遺細君。阿儂兩小本無猜，結誓願同塵與灰。儂自烹魚郎贊酒，對飲須傾三百杯。

滿斟濁醪為郎酌，少小夫妻自娛樂。何須韻事傳畫眉，詎識深情贈芍藥。無端平地起風波，始知好事特多磨。長嗟造化無情甚，墜河而死奈郎何。罡風平地春無色，盡耗傳來奪魂魄。踉蹌顛頭至江干，疊浪千尋連白日。幾番尋覓渾無據，控鯉騎鯨何處去。渺渺春江不見人，望斷檀郎空死處。傷心哭向江頭行，精誠所激城為傾。草木淒其花黯淡，杜鵑啼血猿哀鳴。薄命拚將輕一擲，願逐檀郎葬魚鼈。得同比目共昏晨，免為寡鵲傷離別。恨海情天兩渺茫，傷心事實斷人腸。迄今蕭瑟清江畔，常來無數紫鴛鴦。

第二位吸引我跳課的是王伯沆師。記得初入大學不久，第一次由謝季璋先生引見伯沆師。謝先生是四年級高材生，而我則是一年級新生，伯沆師住宅在城南仁厚里，面山依郭，門前自書聯語：「同居長千里，自謂羲皇人。」院中高樹兩株，清陰常貯，令人感到「心遠地偏」的意境。當時南京沒有公共汽車行駛，從城北到城南，比臺北到新竹費的時間還多。我和季璋師常在星期日清晨前往請益，十時左右到達。每次拜見，都荷諄諄教誨。有時談到中午，便留同午餐。伯沆師自奉儉約，午餐素麵一碗，不進肉食。很風趣的微笑說：「我只喫肉邊菜。」民國十五六年間，我和謝季璋、王鶴吾（煥鑣）、沈魯珍（思瑛）諸先生合租魏宅樓房時，伯沆師來校教課，有時中午也到我房間休息。偶逢發薪之日，伯沆師

便借我在北門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，將手巾包中的薪金，取出幾份，有的二十元，有的十五元，分寄給貧困的親友。那時中大教授月薪不過三百塊銀元，十元、二十元，已經不是一個小數目。伯沆師任教大學，始終一介寒素，毫無積蓄，這是我無意中發現的一個原因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，我已同校任助教兩年，伯沆師突患腦溢血，臥病不能行動，所授高級作文，系主任汪旭初先生便命我代課。當病情危亟時，

王師母徬徨悲苦，我曾私自向名醫陳遜齋懇訴，請求陳醫師以友誼來診，觀察病情。處方之後，得師母信任，服陳醫藥，竟大有起色。抗戰軍興不幸南京淪陷，伯沆師無法西遷，困居故里，閉門堅臥，拒與敵偽接觸。儘管有師母服侍，生活却更加艱苦，我們隨校入川的一班同學，不斷設法輾轉寄款，解救伯沆師的困厄。我在重慶時，獲得伯沆師寄贈的玉照，一直保存在身邊。偶然取出，肅瞻遺像，清風亮節，如在目前。伯沆

## 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伶王梅蘭芳在世之時，曾應邀訪美訪俄，轟動天下。以一男扮女妝的名伶，居然風靡顛倒歐美兩大洲的無數觀眾。無聲不歌，無動不舞的國劇，可以謂為盛之極矣。本期特盛大推出康儒先生撰「梅蘭芳的聲色」，附以珍貴圖照多張，對於梅蘭芳的一生，有極詳盡、翔實的描寫，值得一讀再讀。

△自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博士返國，掀起空前未有的轟動浪潮，讀者每謂李博士這次回來最大的貢獻，在使國內漸趨僵化的教育制度，注入了新的觀念與血液，全國青年莫不為之興奮鼓舞，熱烈討論。名教授潘重規先生特為撰寫一篇莊諧並作，議論風生的「曉課六十年」好文章，潘教授在文末說：「略述二位尊師行誼，六十年來，精神常在左右。但高踞在前，驚駭落後，以致蹉跎，百無一成。只能以「曉課」設行，與今日少年一爭時髦」，誠然是潘氏的自謙語。然而細細玩味，確有深奧哲理，由此亦可見潘教授撰此文時的用心良苦了。

△有「軍中聖人」之稱的當代名將顧祝同將軍，以九十六歲高齡病逝臺北，舉國朝野慕念顧氏之功德彪炳，遺愛在民，深為震悼悼念。本誌特隆重刊出前任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、現任執政黨秘書長馬樹禮先生，前臺灣省主席黃杰先生，前南京市長滕傑先生以及王成聖教授等的作品，以饗讀者並紀念顧將軍。

△女立委王德徽教授曾是南京國立中央大學高才生，更難能可貴的中文、外文雙料學士，但她却幽默風趣的謙稱為「半料」。「雙料乎，半料乎」，在王女女士所撰的「我的求學小史」大作中讀者不難立見真章。她的求學經歷，讀者讀完全文，必可發現如飲醇醪之餘，尚且獲益多多！△政論家、名教授丁慰慈為中外雜誌撰寫「二十年來的國際局勢」，搜集史料極為豐富，分析世局持論精闢，是中外讀者了解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國際風雲的一篇上乘之作，值得細讀。

△本期因稿擠，董中生教授、王覺源教授、于凌波先生、張載宇教授等的大作，均延至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

師常常教人看第一念。他說：「做學問當從心念下手，人心第一念總是向善的，一轉念間，便為名利嗜慾所牽引。自己還會找尋許多理由，放棄善念。大學教人誠意，第一句話便是『毋自欺』。放棄善念，縱容私慾，便是自己欺騙自己，便是戕身敗家禍國殃民的根源！我每日就寢前，必點檢這一日的言行，認為沒有自欺的地方，纔心安理得，一枕怡然。」哲人日遠，訓言却長記心頭。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，我在四川三臺縣國立東北大學任教，歲暮天寒，曾想和伯沆師通消息，為了顧及困居寇中安全，不敢寫信暢抒胸懷，只好用詩代簡，這是我向伯沆師最後傾訴的心聲，詩題云：寄多飲師江寧。詩云：

一別乾坤圻，三年涕淚過。師門隨夢遠，蜀道入雲多。殷懃勞探策，周京愴寤歌。懸知通德里，遙拜有羣倭。

惘世心雖苦，安貞貌轉腴。不教河照影，爭見德充符（師以照片見寄，視病前貌轉豐腴）。故國難堪採，匡牀膝自跼。極悲紆虎窟，環堵隱真儒。

記得長千里，同參天上人。款門雙樹靜，待坐一庭春（昔年與謝季瑋師每休假即同謁師仁厚里，今季瑋師下世，忽忽遂逾十稔）。失侶吞聲久，迷方望道頻。何年洗兵甲，擔簦更依仁。

以上略述二位尊師行誼，六十年來，精神常在左右。但高踞在前，驚駭落後，以致蹉跎，百無一成。只能以「曉課」設行，與今日少年，一爭時髦，短文章就，感愧奚如！